

子才流風

纪晓岚全书



韩慧强 李书英
新悦翔图文

责任编辑：韩慧强 李书英

封面设计：新悦翔图文

ISBN 7-104-01312-1



9 787104 013129 >

ISBN 7-104-01312-1/I · 529

定价(全十二卷): 1268.00 元



纪晓岚全书

主编 马松源

第三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风流韵事

目 录

一、风流少年	(3)
风流少年	(3)
小少年初试云雨情	(30)
考取童生娶夫人	(45)
醉月轩六妓	(61)
姐夫姨妹暗偷情	(88)
好色仍重人伦	(104)
一日御数女	(117)
得中头名	(138)
连纳二妾	(149)
《扬州梦》里十三女	(168)
东篱采妾	(187)
二、天山情爱路	(204)
结怨 坤戌边疆	(204)
谪戍伊犁铺就情爱路	(230)
路边野花扑鼻香	(256)

天山雪莲情爱花	(274)
私通男女以死相拼	(294)
多情种子救多情	(314)
返京痛失爱妾	(334)

三、纪晓岚生命中的女人

(371)

名流妙对“醉月轩”	(371)
婢女文鸾	(380)
平淡见真，伉俪素笃	(384)
侍妾郭彩符	(389)
爱妾沈明轩	(391)

四、纪晓岚评说女人

(396)

美女身上一指关	(396)
风流妻妾福建行	(415)
为女人请命	(434)
真情不可非议	(437)
为情爱歌且舞	(442)
为人欲鼓与呼	(446)
小小年纪议女色	(450)
奸杀幼女遭雷殛	(466)



纪晓岚故居，即阅微草堂旧址，今为晋阳饭庄。

五弟已长成大人了，比以前也稳重许多，五弟这些时读些什

一、风流少年

风流少年

乾隆五年（1740年）的一个秋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17岁的纪晓岚，在离别家乡五年之后，踌躇满志地回到了故里。五年前那个聪颖调皮的顽童，已经长成了英俊清秀的青年，白皙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挺阔的鼻梁，更为他增添了几分英气。

纪晓岚拜见了儿房长辈之后，来到三哥纪晖房里看望了三嫂陈氏，陈氏几年不见，更加丰润了，细白的脸上，泛着柔润的光彩。在晓岚眼里，三嫂简直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身材也比以前高出许多，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只不过两只脚略长一点。

寒暄过后，分宾主落座，三嫂让婢女拿来几样新鲜果品。三嫂笑着说：“昀弟小时候就爱吃水果，前几日接到你从京城捎回来的书信后，你三哥特地打发人进城买回许多。”晓岚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干鲜果品，各类果品一年四季不断。谁知无独有偶，三嫂陈氏也有此好，所以纪晓岚常到三嫂屋里走动，这也是一个原因。有什么从外地捎来的新奇异样的东西，陈氏总是吩咐仆人，留出些来，等着昀少爷享用。叔嫂俩说完两地情况后，三嫂又夸赞道：“几年不见，五弟已长成大人了，比以前也稳重许多，五弟这些时读些什

么书？”

纪晓岚回道：“这儿载多为准备科试，主要研习了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诸子之书倒读了不少。”

三嫂又想起纪晓岚小时候淘气的样子，对晓岚说：“陶弟早时读诗不离口，到嫂嫂房中总要背上几首，如今满腹文章，倘有妙文，定要抄给三嫂诵读。”

纪晓岚回道：“诗书读得不少，但并不见如何长进。今日前来拜见嫂嫂，却无新作赠酬，只好借前人一诗。”

嫂嫂听说有诗相赠，赶忙催促道：“快请贤弟诵来。”

纪晓岚看一眼三嫂露在裙摆外面的脚尖，道：

银铃叮咣响，

夫人出后堂。

金莲整三寸，

——横量！

三嫂脸上顿起红霞，咯咯笑道：“快羞死人了。五弟积习难改，你也到了娶妻的年纪，保不住哪家小姐的五寸金莲被你选中呢？！”

纪晓岚见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

从纪晖家出来，纪晓岚又趑回四叔容端家。他心里想着文鸾，刚才去时恰逢文鸾不在房内，不知文鸾如今是什么模样。

纪晓岚刚到门口，见一少女正在院内，杨柳细腰，着一件藕荷色绣花裙，粉红的脸蛋，细弯的柳眉，一双俏目，宛若秋水。那少女见门外走来一位俊美书生，英姿勃发，不由得一楞神。

“你是文鸾！”他忍不住先叫出声来。

“哟少爷。”文鸾翩然行至近前，两泓水汪汪的眼波一闪，笑靥上陷进两个美丽的酒窝，朱唇微启，露出几颗洁白的皓齿。

晓岚乐得怦然心动，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心里的话却一时全忘了，这是晓岚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有这样的感觉。

文鸾矜持地站在纪晓岚跟前：

“哟少爷……快请屋里坐。”

文鸾本是让纪晓岚到四夫人屋里，谁知纪晓岚却走向文鸾住的屋子。

“我已经拜见过四夫人了，刚才没有见到你，特意回来看看。”

“多谢少爷惦记我们这些做奴才的。”

“文鸾，我可没有拿你做下人看待，在我心里，你始终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妹。”

文鸾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纪晓岚接着说：“每次家中有人进京，我都向他们问起你的情况，这些年我是一直在想着你。”

文鸾何曾忘记过纪公子，只是不好说出口。公子临行前送给她的玛瑙扇坠，她一直带在身上，每逢想起公子，就偷偷地取出来抚摸，或把它贴在脸上。后来，文鸾干脆把它挂在脖子上，让它紧贴着自己的胸膛。一次，为了这个扇坠，还让文鸾虚惊了一场呢。那天，文鸾一个人正捧着扇坠出神，四夫人走进屋里，文鸾一点也没有听见，原来夫人有事，喊了几声，见没有人答应，便走过来看，正好发现文鸾手里的东西。四夫人不知其中奥妙，便查问东西是哪来的，文鸾起初羞答答地不愿说出真情，后来怕夫人误会，只好如

实说明。四夫人听后，笑着把扇坠还给文鸾，说：“哟少爷常向人问起你呢，你倒把心藏得严严的，鬼丫头！”

文鸾见公子情真意切，红着脸从项上取下扇坠，对晓岚说：“少爷送我的扇坠，我一直带在身边。”

纪晓岚对夏鸾说：“过几日我去上河涯看望祖母，你陪我去好不好？”

文鸾听了眨眨眼睛，摇摇头：“不行啊，哟少爷。”

“为什么？”晓岚不解地问道。

“从前我们还小，可以常在一起，现在我们长大了……再说，四夫人也不会同意的。”

“只要你同意，四婶那里我会有办法的。”

“那么——那么你去问四夫人吧！”文鸾的眸子里闪着明亮的光。

晓岚找到四婶，说要去沧州看望奶奶，加上一些事要办，需在沧州住上一程，向她借名丫环，帮着收拾起居杂务。

四婶一听，就猜透了他的心思，却有意逗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好！是该去名丫环侍候你。我去向你三婶母说，她屋里四个丫环，闲得没事干。我屋里的文凤回家省亲了，剩下文鸾、文娟、文秀，都笨手笨脚的，我怕她们侍候不好，惹你生气。”四婶说着，偷眼观察纪晓岚的表情。

纪晓岚听了四婶的话，倒有些为难起来，忽然间来了主意：“四婶房里的丫头，都叫您宠坏了。您疼爱她们，管教不严，生出许多懒病。您看三婶的慧娟丫头，干净麻利，一个顶仨，您说对不？”

四婶说道：“是呀，慧娟是个非常好的丫头，让她随你

去最合适不过，我这就去为你说情……”

“不，四婶，使不得！”纪晓岚急忙阻拦，接着说道：“家中事情多，我是把慧娟给您要来，多做事。我借您一名笨拙的倒无妨。”

四婶见他还在绕圈子，便说道：“文娟、文秀倒也可以，最笨的是文鸾……这样吧，文鸾跟你我放心不下，文娟、文秀你挑一个吧！”

纪晓岚听出弦外有音，只好点明：“我无非有些浆洗之类杂活，文鸾虽笨，足能应付，我看就叫她去吧！”

四婶禁不住笑出声来：“哟儿，你少和我绕圈子好不好？你心里的事儿，我早就清楚！”

纪晓岚也笑了，赶快上前央求：“好婶子，你答应我吧！”

四婶一点纪晓岚额头：“坏小子，好！我答应你。”

纪晓岚拱手施礼，口中说着多谢婶母。李氏夫人笑道：“少和我耍嘴皮子，将来不孝敬我，看我用笞帚打你屁股！”

他如愿以偿，便带上文鸾来到了沧州上河涯的别墅水明楼。拜见过祖父、祖母，便打发文鸾回家看望她母亲。自己到河对岸的度帆楼，去看望外祖父张雪峰一家。

几年不见，外孙已长大成人。张老员外十分高兴。纪晓岚的舅舅张梦徵、张健亭等，要试试他的学问。张雪峰便对张梦徵说：“你明日带他去水月寺走走。”

水月寺在沧州城西北，面临卫河，风景秀丽。寺院建于唐代，由于年久失修已破落不堪。到雍正年间重修以后，面目全新。寺内殿台亭阁古朴生香，幽栏曲径，花木掩映，闻名遐迩。一个云游僧人，看水月寺静谧肃穆，在寺内一亭柱

上题写了一句上联，笑一笑便走了。这下可好，半副对联给沧州文人留下了个难题。外祖父的用意，就是以这半副对联来考他一下。

这天，纪晓岚随同舅父来到水月寺，看完正殿，来到大殿后的一座小亭榭之下。小亭立在假山之上，玲珑剔透，秀美异常，留心看时，一棵楹柱上写着一句话：

水月寺鱼游兔走

看看左右两侧，没有其对句，显然是一句待对上联，纪晓岚仔细端详，发现平易中自有奇崛，对上此句，绝非易事。句中词语含义颇深，水中有鱼，月中有兔，水、月、鱼、兔互相呼应。这便是其中奥妙，所以多年来，没有人能对出下联。

张梦徵看在眼里，便笑了一声向外甥问道：“哟甥儿，可否对上下联？”

纪晓岚说：“这有何难。我以‘山海关’对‘水月寺’，‘虎跃龙飞’对‘鱼游兔走’，下联即是：

山海关虎跃龙飞。

舅父连声说好。纪晓岚取出笔墨，在柱子上写出下联。游人们围拢过来，交口称赞。都说这下联更佳，山中有虎，海里有龙，虎啸龙吟，气势非凡，山、海、虎、龙遥相呼应，远远超出上联的意境。一位老人看了捋着胡子说道：“妙哉！绝哉！这位公子真乃奇才！”

回到外祖父家。舅父将纪晓岚的对句诵给张雪峰，张员外神色飞扬，惊讶地说：“好！好！对得自然贴切，天衣无缝，看似信手拈来，毫无雕琢之感！外孙确有禀赋，要发奋用功，将来一展宏图。”晓岚连连称诺。

转眼间已半月有余，纪晓岚拜见过了不少沧州的学者名流，有时请到一帮年轻后学来到上河涯，吟诗作赋，觥筹交错，每天忙个不停，反到把文鸾冷在了房里。

这天夜晚，他特意带文鸾出去走走。秋季的夜空，月明星稀，银光泻地，晓岚带她来到河边。清风徐来，渔歌轻扬，两岸灯光互相辉映，水面渔火灿若群星，一片优美的夜色，把两个年轻人的心搅得痒痒的。

纪晓岚一手接着文鸾手中的灯笼，一手拉紧文鸾的手，文鸾挣两下挣不脱，柔嫩的细腕便停在了那里。二人也不言语，找块石头面对河水坐下，肩和肩贴在了一起，仿佛都听到了对方的心跳。许久许久，文鸾的心乱跳不已，她盼望纪晓岚伸开双臂，将自己搂在怀里，但同时又非常担心，一旦公子越轨，那什么都完了，自己哪里有抵抗的勇气……

纪晓岚扭过头来，见文鸾的脸上，映着灯笼的红光，两只眼睛闪着幽亮的光芒，像那天边的星星，放射的是遥远而又强烈的火焰。他动情地说道：

“文鸾，我有句话要说，说出来你不会羞恼吧？”

“五少爷，你这是说什么呀，我们作下人的，那有恼主子的道理，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

“说出来你不恼？”

“不恼。”

“当真不恼？”

“当真。”

“果然不恼？”

“五少爷你从来爽快，怎么今天这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那我就说啦！”

“说罢！”

“嗯……你答应嫁给我吧！”

文鸾羞涩起来，低头说道：“五少爷喜欢我，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过是个丫头，哪有嫁给主人的福分，不但别人耻笑你，就是太夫人、夫人也不会答应。”文鸾说到这里停了停，又抬起头来，眼睛更加明亮了：“少爷要是真的疼我，喜欢我，将来就纳我作妾吧，我一定会好好地侍奉您。”

纪晓岚满口答应。文鸾却心事重重地说道：

“一个做丫头的，生来就是贫贱的命根子，不该有非分的念头。那年刚来水明楼，太夫人讲的，那个命中注定要作小人妾的姑娘，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前几天听人讲，河对面的佟家花园，又出了一件奇事，少爷也听说过了吗？”

纪晓岚问道：“什么奇事，你快讲讲。”

文鸾心里已经镇定下来，反而更紧地依在纪晓岚身上，将前不久发生在佟家花园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这佟家花园是沧州最有名的一处园林，本是康熙皇帝的舅父佟国纲所建。它三面环水，林木葱茏，游人如织。富豪之家常在这里设酒治宴，欢度良宵。可是，常常在这时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婉转清丽的歌唱。声音哀婉凄迷，动人心扉，有一首歌唱道：

树叶儿青青，
花朵儿层层，
看不分明。
中间有个佳人影，
只望见盘金衫子，
裙是水红绡。



人们常寻着声音去找，却看不到唱歌之人。那天，有名歌妓被座客殴辱，愤怒之下，自缢在园中树上。穿的衣服，正是歌中唱的那样。人们说不清其中缘故，有的说是吊死鬼在唱，因为它找到了替身，便高兴地唱起来。

文鸾讲完故事，不胜伤感地说道：“我们穷人的女儿，个个都是生来的苦命，连鬼也拣穷人欺辱。”

纪晓岚仿佛看到了她心上的阴影，便劝她说：“那都是胡说八道，本不可信。你年纪轻轻，不要胡思乱想。相信我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说话间，他的脸贴上了她的鬓颊，文鸾将脸闪到一旁，嗔怪地说道：“你毛病又来了？！少爷放尊重些，您是有身份的，将来还要三元及第，怎么好落下个轻薄的罪名！”

“你个俏皮丫头，快让我想死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亲个够？”说着，用手摇晃着文鸾的肩膀。

“哎呀，少爷放手。等你功名成就，我由你……”文鸾用手把脸捂起来，不好意思再往下说。

“由我怎样？”纪晓岚偏要追问。

她一撇嘴，噗嗤一笑：“你愿怎样就怎样吗！”

两人的心在这里达成了一种默契，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使得他俩常常心驰神往，但命运多舛，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纪晓岚从沧州上河涯返回故里，便开始刻苦攻读。读书之余，便寻幽访古，遍交文人学士。

献县本是汉河间王刘德的封地，河间国故地，刘德的事迹广为流传。刘德谥为献王，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汉景帝前元二年封为河间王。在汉景帝的

